

短暂的信任与并肩作战后，是战场上再一次的兵戎相见！
机密，追捕，逃亡，战火，囚禁，阴谋，拯救！
如果这场战争注定要有人来牺牲，我希望，至少活下来的还有你……

万人翘首以盼，一个身世迷离的少年 从贱民到英雄的成长史诗！

超级畅销书作家闪灵出道九年最热血巨制

XING YUN WU YU 星云物语 II 物语

闪灵◎著

目 录 物 语

XING YUN
WU YU

II

闪灵◎著

CBS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星云物语Ⅱ / 闪灵著.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438-8759-6

I. ①星… II. ①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2707号

星云物语Ⅱ

编 著 者 闪 灵
责任编辑 夏新军
特约编辑 猫 鬼

总 策 划 周 政
执行总策划 王雄成 杨小刀
封面设计 彭意明
版式设计 李映龙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3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8759-6
定 价 26.80元

营销电话: 0731-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被俘的小俘虏	001
第二章	
惊天大逃亡	027
第三章	
温柔的救赎	056
第四章	
暗黑酷刑	083
第五章	
“深海”间谍真相	109
第六章	
我要接你回来	137
第七章	
最后通牒	165
第八章	
致命药丸	193
第九章	
死刑囚犯	222
第十章	
星光灿烂	250
尾声	283
番外	286
后记	293



第一章

被俘的小俘虏

端坐在侦察舰的主控台前，黑发的联邦女舰长谢薇安望着舰体外的漆黑太空，觉得那些星辰似乎都比往日冷漠了些。

侦察任务已经完成大半，预埋的电磁发射装置基本就位，而距离在太空中无意间遇见南卓和那个帝国小俘虏，已经整四十八小时过去了。

是的，“小”俘虏。那个漂亮的帝国少年，怎么看，也只有十七八岁年纪。

想起这近一年来的战况，谢薇安脸色凝重。

帝国皇太子率领下的帝国军，作战力何止强大了数倍！强悍冷硬的领导风格，无情铁血的作战特色，那个皇太子殿下不仅一直坚守在第一线，而且亲自制订所有的作战方案，已让费舍星上的战势倾斜逆转！

而联邦这边……掣肘太多了。无论是民间一直存在的反战声音，还是日渐紧张的后勤能源供应，都给前线带来了很大的牵制。

反观帝国军，强有力的集权、至高无上的皇族声音，源源不断拿来当人肉长城的贱民低等兵，都使得帝国军的凶悍血勇，远远超过了联邦。

就算父亲谢詹将军再才华卓越，他亲训出来的军队再纪律严明，他也不可能像那位帝国皇太子一样，冷血无情到视普通士兵的性命如草芥。

……

“舰长。”中尉魏斯里敲门而入。

“那个帝国小家伙又惹什么麻烦了？”

“他在发脾气闹绝食。”魏斯里苦笑。自从南卓昏迷前叮嘱了那席话，舰长就好像认真得过了头，不仅如临大敌严密看守，甚至专门派他负责监视和起居。

“绝食？他难道打算以死明志，报效他的帝国？”

魏斯里中尉耸了耸肩：“这孩子幼稚得很，刚刚又把饭菜给砸了。”

想起南卓最后和那少年语焉不详的对话，谢薇安站起身：“我去看看。”

站在舰艇底部的禁闭室外，谢薇安看着小窗。那个年轻的帝国俘虏，正闷头坐在简易小床边，孤零零的囚室内一览无遗。

“叫南卓来见我！”一见她进来，那个小俘虏极不礼貌地叫道。

谢薇安充满压力地扫了他一眼，上前检查着澈苏的周身，两副电子镣铐分别锁住了他的手腕脚腕，还有细细的合金绳索紧紧捆绑在附近，按说已是万无一失。

“南卓上校还昏迷着，要不是同僚们给他输血，储备的血浆根本不够救他的命。”谢薇安美丽的眼睛盯紧了他，“你下手可真不客气。”

“你骗人！”澈苏激动地叫起来。

“我没有必要骗你。现在，先把饭菜吃了，绝食是一种很可笑的行为。”

忽然猛地抬起手，澈苏将饭菜重新砸落在地。“砰”的一声，铝制的托盘整个翻倒，米饭和菜汤洒满了一地。

他身边的士兵大怒，挥手就想一拳揍过去：“小兔崽子，你真的想尝尝教训？”

澈苏蛮横地看着他们：“我是帝国的士兵，你们休想征服我们！”

心里浮起不屑，谢薇安做出判断：不知好歹，也不够冷静。毕竟只是一个年纪很轻的贱民少年，恐怕连基本的军人素养都没有形成。

谢薇安并不打算和他说太多：“你要绝食也可以，等你饿到奄奄一息时，我们会给你灌流质。”盯着他，她冷冷加了一句，“我保证被人强灌划伤食道的滋味，比你自己吃要痛苦很多。”

少年脸上很快露出了愤恨和惧怕，犹豫地看着她。察觉到他的软弱和动摇，谢薇安回头示意士兵再拿来一盘饭菜，放在了澈苏面前。

“吃掉它吧。”她的口气和缓，有着自然的女性温柔，“就算做了战俘，也不是什么值得去死的事情，对不对？”

抬头看她一眼，帝国少年有了软化的迹象。碰到他的目光，谢薇安不由得心中一动，这是一双太好看的眸子，黑黑的深不见底，长长的睫毛就像两把小扇子，竟比女孩子还要秀气纤长。

心里有点柔软下去，谢薇安暗自叹息。根本就是十几岁的孩子，受了帝国那近似洗脑的熏陶，所以才会死命为皇权效忠、拿自己的生命不当回事啊。

“我打开你的手铐，你会安静吃饭吗？”她耐心地问。

犹豫了半晌，小俘虏终于点了点头。

除去镣铐后，旁边的士兵直接拿强力钳剪开了绳索，断成几截的合金绳落在了地上。

抓起托盘上的小勺，澈苏终于开始进食。没有催促他，谢薇安静静地等候着，一直到他吃完，才亲眼看着士兵重新给他戴上镣铐，绑上合金索。

“好好待着，别再伤害自己。”她严肃地说道，“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把自己的生命看得这么轻。”

看守的士兵拿来了清扫工具，愤愤地将地上狼藉的饭菜打扫干净。门再次紧紧合上，发





发出一声冷漠的声音。

轻轻抬头，澈苏看向小窗外渐渐远去的人。假如谢薇安能看到他这时的眼神，一定会立刻万分警惕！——在她面前露出的蛮横和惧怕，都已经完全消失，澈苏那漆黑的眼睛里，是一片清明和冷静。

在床上怔了一会儿，他困难地弯下腰，用被缚住的手指帮了一点儿忙，这才把鞋子穿好。一直在小窗外监视着他的那名士兵，警惕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慢慢直起腰，澈苏的手指微微蜷起，一根被剪断的合金索断绳，赫然藏在了手心！连接几次的打翻饭菜，已经让打扫的士兵失去了耐心，清扫时，终于没有发现被剪断的合金索已经悄然少了一根。

天色一点点暗下去，渐黑的夜色中，他的眼神却越来越亮！

“舰长，南卓上校醒了！”通信器中，随舰医生的声音响起来，“您要不要过来一下？”

谢薇安飞快站起身，这个看上去身体很强健的家伙，竟然到了现在才慢悠悠地醒转！微笑着跨进医务室的门，她看着床上的男人。十来个月没见，南卓脸上有着憔悴的凝重，而看向她的眼神里，也有种不熟悉的東西。

“怎么了？在生死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好像让我们的王牌飞行员转了性？”谢薇安板着脸，掩饰住心中的欣喜。

勉强地笑起来，南卓叹气：“薇安，我总觉得回来的，好像不是我自己。”

瞥了他一眼，美丽的女舰长杏眼微眯，忽然虎虎生风，一拳击去！

猛吃一惊，南卓不假思索地伸手去挡，两拳相交，一触即分。

“瞧，还是你。”谢薇安没好气地甩开他，“我瞧这格挡的手法，除了你没别人。”

苦笑着摸了摸自己的鼻子，南卓龇牙：“很痛啊薇安。我可是一个差点被你一枪打残废的病人。”

谢薇安有点羞恼：“是你自己暗示无论如何也要留下他的，我也没伤到你的要害！”

“他呢？他怎么样，有没有伤到骨头？”南卓忽然紧张地问，“他没有被击碎肩胛骨，对不对？”

“没有，他挺好的，没伤筋动骨。”谢薇安有点诧异，“相比起你，他要好得多。”

南卓看了看舰艇外的太空，猝然坐起：“你没有向军方汇报我们的事？没有第一时间回程？”

“我汇报了，上面的指示是继续执行任务。”谢薇安柔声安慰道，“实际上，你要汇报的事，我想情报部门也知道是什么了。”

南卓的脸上浮起巨大的惊诧，怎么可能？！

“你俘虏的这个人，就是空战中抱着你自爆的帝国机修师，对吧？”谢薇安说道，“他

还有一个机密身份，就是全程参与了帝国新式机甲的设计。”

南卓点点头：“他有这个能力，我一点也不意外。”

“所以你俘虏他回来，军方非常高兴。从他口中得到第一手的设计资料的话，我们联邦也就可以造出同样的机甲来投入空战。”谢薇安苦笑，“你可能不知道，帝国新式机甲威力惊人。我们在制空方面，已经非常狼狈。”

南卓沉默一下：“我要汇报的事，比起机甲设计机密，恐怕要重要一千倍。”

比帝国机甲的设计机密还要重要一千倍？！那会是什么？

“要不要现在给你搭通信专线，接我父亲谢詹将军？”谢薇安立刻反应过来。

“……”南卓沉默半晌，终于艰难开口，“好，拜托你。”

强撑着走向了门口，他苍白的脸上有丝复杂的神情：“他有没有……问过我？”

谢薇安很快回答：“他一直在吵着要见你。”

似乎这答案完全不符合南卓的预期，他怔了怔，竟似呆住了。

“要不要先去见他一面？”谢薇安善解人意地问了一句。不知为什么，她总觉得南卓的举止和行为，透着些奇怪和迷惘。

用力摇摇头，男人似乎用力甩掉了什么困扰他的东西，涩然一笑：“不用了。”

……“咔嚓”一声轻响，他沉默地将自己关进了房间，通信键红灯执著闪烁，冷漠地映着南卓布满血丝的眼睛。

不知道沉默了多久，南卓终于按下了通信键，声音变得平静而没有感情：“联邦精英飞行营营长南卓，归队报到。有绝密情报汇报。”

密闭通信室里，他声音继续着，汇报完南苏星上的所有细节后，他再度开口：“谢将军，关于劝降和拷问，我有一个重要建议，请您务必认真考虑。”

……

留在外面的谢薇安，很久以后才等到房门的再次打开。站立在门口的南卓脸色越发苍白，举步之际，身子微不可察地晃了晃。

抢上一步，谢薇安伸手扶住了他：“你怎么样？”

凝视着她，南卓答非所问：“薇安，你有一双和他很像的眼睛。”

年轻的女舰长微笑起来：“他的眼睛比我美。”

咧嘴一笑，南卓恢复了懒散和漫不经心的表情。在薇安的带路下向着舰艇底层走去，他问：“他有没有什么异动？没惹什么麻烦吧？”

谢薇安笑道：“一开始是大吵大闹要见你，再后来就是绝食，真像个小孩子。”

南卓眉头皱了起来，“你说他绝食？”

“是啊，连着砸了几吨呢。”谢薇安摇摇头，“不过你放心，吃饭用的勺子和容器都是铝制的，砸不碎，也没有杀伤力。”





沉吟一下，南卓的眼神从疲倦忽然变得锐利清明。

“带我去，要快！”他沉声喝，深深看了谢薇安一眼，“我和他在一起待了这么久，起码可以断定一件事。”

“什么？”

“他不爱吵闹，更不是会轻易决定去自杀的人。”他眼中精光一闪，“所以，希望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

站在敞开的禁闭室门口，两人同时心中一松。澈苏好好地坐在床上，看守的士兵正给他换肩上的纱布。纱布刚打开，血污棉条被不客气地抽了出来，澈苏牙齿咬紧，在腮边露出清晰的轮廓。

大步上前，南卓粗鲁地接过了那士兵手上的药品。坐在澈苏身边，他轻手轻脚地拿起棉条，慢慢地塞进澈苏肩头的灼伤洞穿孔，按照学过的标准野战救护知识，开始为他换药。

不知道是不是手生，边上默默观看的谢薇安忽然觉得，南卓那一向稳定的手似乎在轻颤。

“要打麻醉吗？舰艇上有一些。”她开口。

“拿来！”

“不用。”

南卓和澈苏同时开口，前者是急切，后者是冷淡。

门轻轻关上，临时禁闭室和外面隔绝开来，一片诡异的安静，只有南卓手中药物和刀钳的碰撞声。不知道过了多久，南卓终于完成了换药，两个人的额头都有点细细的汗珠。

看着澈苏沉默的脸，南卓突兀地开口：“为什么不用麻药，起码可以好受一点儿。”

“不疼。”澈苏淡淡道。

“不疼？”南卓忽然怒气冲天，狠狠一拳砸在了床沿：“不疼你会满额头都是汗？！你以你这样很英勇？到了联邦，有比这更……”

语声忽然戛然而止，他的眼睛中的血丝越来越浓，却没能再继续。

抬起头，澈苏忽然笑了笑：“我的确是有点疼。可是你呢，你为什么也会有这么多汗？”看似平淡的话，却像是一根尖锐的刺，狠狠扎进了南卓的心。

沉默地看着他，南卓琥珀色的眸子，有点淡淡的悲哀。“别想刺伤我，我既然做了决定，就绝不会后悔。”

“后悔？”澈苏平静的脸上有点不解似的，“这个词我才有立场说，你有什么资格呢？”

看着他，南卓的眼神，终于从痛楚慢慢转回了冷静：“听说你一直在叫我来见你？现在我来了，有什么话要说？”

“没有了。”澈苏淡淡道，“我一开始有点气不过而已，现在早已经想通了。”

“想通了，还是已经准备好了？”南卓静静地问。

没有抬头，澈苏似乎不为所动，可是南卓毒辣的眼睛，已经清楚看到他的拳头，悄然握紧！

南卓伸手抓住了他的手腕，看似温柔：“不想打麻药，是怕被注射得太多，影响行动力对吗？”

轻轻用指尖一挑，澈苏腕上的电子镣铐已经无声而开。接着一碰脚腕，果然，也是应声而开。原先的桎梏不知何时，早已形同虚设。

静静地盯着南卓苍白的脸色，澈苏甩开手腕和脚腕的电子镣铐，眼中冷意闪动。

“何必呢？你没有一点儿胜算。”南卓叹息，“既然不敢杀人，就算你再抓到那名看守，又有什么用？”

“你错了。不敢杀人？或许我下一次就敢了。”澈苏冷笑，慢慢活动着手腕上的合金绳索，似乎在准备变着什么神奇的魔术。

“我的确错了。”南卓的声音很轻，“你不是不敢，只是不忍而已。”

澈苏的脸色，终于微微变了。

“瞧，这就是你的软肋。勇气可以锻炼，可性情很难改变。”南卓的语声带着看穿一切的怜悯。

咬着牙，澈苏的脸涨得通红，心中恼恨不定。

“绝食，砸饭菜都是假象，你不过是想借着这些动作，掩饰你拿到的东西。——虽然我暂时不知道那是什么。”

澈苏的呼吸，更加急促。

“至于怎么杀出去，你应该也没有具体的方案，只不过走一步算一步罢了。对不对？”南卓柔声道。只要让他顺利爬上那架机甲，这个惊才绝艳的少年机修师，就一定有办法驾驶着机甲杀出这里，回到太空！

“放弃吧……澈苏。你逃不了的。”南卓眼中是和军人相符的冷酷，“我刚刚向军方报告了南苏星的秘密。现在舰长应该已经收到了最新指示，就算你拿着全舰队的人命来要挟，舰长都不会再答应。”

就像是证明他的话，禁闭室的门，忽然砰然而开，美丽的舰长赫然站在门外。她脸色冷凝，身后无数把枪械迅速开启，瞄准了室内身无长物的两个人。

“南卓上校，你出来。”舰长脸上没有了温柔，全是冷静从容，“上级有令，这个人是一级要犯，从现在开始，绝不容有失。”

几名士兵慢慢逼近，一扑而上把澈苏压倒在床上，重新开始捆绑。

站在一边的南卓，看到一名士兵粗鲁地按在澈苏肩膀伤口上时，终于爆发。凶狠无比地扑上前，他一拳打飞了那名下士：“没看见他没有反抗吗？！下手这么重？！”

“长官！”狼狽地跌倒在地，那士兵委屈地叫，“他是重犯，而且……”





“闭嘴！”南卓恶狠狠从牙缝里逼出几个字，“从现在开始，我亲自来看着他！”

他弯下腰，仔细地重新搜查了澈苏的全身。果然，一根细细的断裂合金索藏在了鞋子
里面，澈苏的脚底被割伤了一道，血迹正慢慢渗透出来。

沉着脸，南卓默默地脱下他的鞋子，给他上了药，再仔细地包上了纱布。

“南卓，你……”谢薇安皱眉，想要说些什么。

“舰长，请把他交给我。”南卓锐利地看着她，“不用这么绑他，也不用再上重镣铐。”

他拿起崭新的电子镣铐，咔嚓一声，一头铐进了澈苏的手腕，另一头，则冷冷铐上了自己。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他一字字道：“从现在开始，直到军部来人接手前，我和他一起关在这里。”

澈苏紧抿嘴唇，冷冷看他一眼，眼睛里是无比的陌生。

注视着澈苏，谢薇安忽然意识到一件事：先前觉得他愚蠢幼稚的判断，是一种严重的错误，而这少年现在傲然自恃的样子，才是他的真实面目。

……

看似平静的无名舰艇上，弥漫着一种古怪的气氛，最底层的禁闭室看守极为严密，而营救下来的那位联邦飞行营营长，更是衣不解带地亲自守在那里。

凝视着房间的天花板，澈苏身边，随舰医生在简易支架上挂上血浆袋，浓稠的血滴一点点流入南卓的手臂。不知是血气虚弱，还是精神不济，正在输血的南卓，一直闭口沉默着。

南苏星上，两个人相视一笑、化干戈为玉帛的温暖氛围，早已消逝如风，再也觅不见一丝踪影。

一滴，一滴。殷红的血液终于输完，医生留下了两份药：“左边的你服用，右边的叫他吃。都是消炎为主，你们俩的伤口都挺深。”

南卓点头答应，活动了一下冰凉的手腕，单手拿起了塑料杯，自己先仰头吞下了药片。看了看澈苏，他伸手递水过去：“吃药。”

没有执拗，澈苏默默接过，服下了药片。滞重的安静下，似乎空气都变得沉重而毫不流动。

“再过二十个小时，这艘侦察舰就要停到联邦的基地，会有军方的人来接你。接下来的事……就不是我能控制了。澈苏，你愿不愿意听我几句劝？”

“不用了。我对你的话，不感兴趣。”澈苏漠然开口，幽黑的眼睛里是看穿一切的清明，“你想说的，我都猜得到。”

是的，除了劝降，他们之间还有什么别的话题呢？南卓心中纷乱如麻，涩然道：“澈苏，你恨不恨我？”

他身边的少年，抿起了嘴巴。侧眼看去，他的面容干净透明，安静得像是一块海底沉睡

的水晶。

和在南苏星上不同，这温和少年脸上不再有淡淡的笑意，隐约呈现在前方的不祥命运，已经逼着他迅速成长，换上了坚强和冷漠的外衣。

“薇安号”选择了一个偏远的废弃基地降落，黑色暗沉的夜色里，没有人发现这艘舰艇诡异的行踪。苍茫夜色中，一队沉默肃杀的联邦特工严阵以待，亲自接管了舰艇放下的两个人。

很快，侦察舰按照原定路线飞走，无声远去的薇安号上，只有谢薇安舰长和那十几名军士知道，他们曾经在执行任务的途中，偶然俘虏了一个帝国少年机修师，一同归来的，还有那场遭遇战中失踪的精英飞行营营长，南卓上校。

被迅速带上一辆通体漆黑的军用越野车，澈苏的身影消失在南卓的面前。

“南卓上校，请跟我来。”一个军人向他点头示意。

随着他来到不远处的一间基地密室，打开门的刹那，南卓的瞳孔微微一缩。

面容肃整，鬓角浅浅有点银丝的男人从简单的长桌前转过身：“兹事体大，所以我还是想亲自和你面谈一次。”

盯着南卓，军方最高领导人、女舰长谢薇安的父亲，联邦的谢詹将军道：“你真的认为，军方未必能撬开这个俘虏的嘴？”

“将军，我坚持认为，用暴力和酷刑是不行的。”南卓坚定地看着他，一字字道，“这是我和他朝夕相处得出的判断，请一定认真考虑。”

眼神精光微弥，联邦将军忽然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南卓上校，我听我女儿说过对你的观感。”

南卓窘迫地挠挠头：“哈，薇安她……说什么？”

“她说你看上去既懒散又大大咧咧，可实际上，你的心很软，而且太多情。”眼中有种洞察世事的精明，谢将军盯着面前年轻的上校，“相处十个月，够不够你对这个帝国俘虏产生出一点儿友情？”

蓦然一空，南卓的脸涨得通红：“可这和我对这件事的判断无关。”

轻轻用手指叩着手下的长桌，一向杀伐决断的联邦著名将军，陷入了短暂的沉思。

终于，他抬起头：“好，我尊重你的判断。”拿起通信器，他按下一个按钮，很快，门外响起清脆的敲门声。

有人推门而入，三十来岁略显苍白的脸庞上，有长期不见天日的痕迹，面上一双凤目叫人一望难忘。

“这是现任军情四处主管，原碧海少将。”谢詹将军颌首向两人示意，“这是南卓上校。”





“将军，还是要先启动二号方案吗？”原碧海看了南卓一眼，态度彬彬有礼，“我认为南卓上校似乎低估了我们专业人士的能力。”

“长官，您是什么意思？”南卓冷冷地逼视着他。

“很简单。”原碧海细若丹凤的眼睛里精光闪烁：“按照我们的情报，那名帝国俘虏入伍时间极短，一直浸淫于机修训练。对于抵抗拷打和摧残心防，他不该有什么经验。”

南卓嘴角浮起一丝冷笑：“长官，您过于高估暗黑和暴力的能量了。”

面孔苍白的联邦军情四处主管摇摇头：“南卓上校，战争本就是最大的暴力。”

南卓冷冷道：“有的暴力让人热血沸腾，有的暴力却让人心生厌恶。”

似笑非笑地，原碧海看着南卓那英俊而锐气尽显的脸：“你错了，暴力就是暴力，并不会有什么高下之分。”

不欲再和他多做口舌之争，南卓转头看向谢詹将军：“将军，你已经下过决定了，不是吗？”忍下焦躁的情绪，他尽力让自己听上去冷静客观：“实际上，您应该清楚，无论是联邦，还是帝国，都不缺乏有血勇之气，无法屈折、无法降服的人。”

微微一笑，原碧海主管慢条斯理地掏出胸前军装口袋上的蓝色手帕，拂去肩头的灰尘。这个废弃的基地太久没有人过来了，到处都是矿砂的烟尘。而军方的这次行动，也实在小心得有点过分。他心不在焉地想。

“好了，就先启动二号方案吧。”谢詹将军终于点点头，“一号逼供方案最后再用也不迟。”

.....

离开屋子，谢詹将军望着远处那辆漆黑的军用防弹车，鬼使神差地，迈步走了过去。

黑洞洞的车窗无声滑下，在这位联邦最高将领的眼前徐徐降落。两位荷枪实弹的特工中间，那位帝国俘虏察觉到了异样，扭头向着他望来。

四五十岁的中年将军目光如电，隔着车窗审视着那个面容俊美、眼神干净的少年。不知是被他那锐利的气势压迫住，还是看到了他肩上将军的徽章，那少年的眼神微微有点愣神，雪白的贝齿迟疑地咬住了下唇。

两人无声对视了那么短短数秒，冷冽的联邦将军摆了摆手：“带走吧。”

黑色玻璃车窗在他面前徐徐摇上，转身驶走，谢詹将军心里有那么一霎奇异至极的感觉。不愿意去分析这古怪的情绪，他沉默着坐在了自己的专车上。

很久以后，当谢詹回想起这短暂的一面，总是恍惚觉得，不知是不是冥冥之中有什么东西在冷冷看着他们，以至于他的背脊上有种奇怪的凉意。

以至于，他永远记得那孩子向他望来时怔忡而单纯的眼神。

悄声启动，越野车平稳而沉默地疾驰着。坐在后排上，澈苏眼前一片漆黑。封闭的车厢

里，光线本就极暗，何况他的眼睛已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黑布眼罩。

手腕和脚腕上被戴上几层电磁镣铐，比在“薇安号”上那种简易的镣铐复杂了太多。身边是两名身材高大、气息凌厉的联邦特工，虽然没有对话和交谈，可澈苏依然能感到四周散发出的沉重压力。

怔怔闭着眼睛，澈苏心中有点茫然。

完全陌生的星球，没有一个朋友和亲人。身边全是虎视眈眈的敌人，前方是可想而知的拷问和酷刑。

不是不害怕的，偶然想一想将要面对的事，他有种鸵鸟般的逃避。这条无声前行、驶向无尽黑暗的路，长一点儿，再长一点儿就好了。

……可再长的路，都是有尽头的。

越野车停下，他身边的两名军人一左一右架起了他。没有取下他的眼罩，澈苏被带向了前方。走了几十米，前方小型舰艇的预启动电机声响起来。

斜斜的阶梯，缓缓升起的通道。澈苏隐约明白：联邦人首先决定将他送回到哥达星，而不是留在这里立即进行刑讯。——这是对的，在联邦人的大本营进行逼问，才是最稳妥的行为。

察觉到一直顺从的年轻俘虏驻足不前，两个联邦特工迅疾无比地稳住身形，眼中厉光一闪。

他们身后，几名沉默肃杀的同事也一起停下，手中下垂的枪械悄然抬起，警觉地对准舷梯上的那个少年。

……身上有点凉意，澈苏沉默地回过头，被蒙住的眼睛，没有焦距、没有目的地望向了天空，似乎想最后感受着什么。

费舍星上空的星光，比密云遮蔽的南苏星明亮了这么多。刚刚被蒙上眼罩的一刹那，他看见了满目的美丽星辰。

战事一直胶着，这同一片天空下，应该有他熟悉的战友和同僚们。他们中，有人在这一刻，也在看着空中的星云吗？

锡安，欧连，维斯塔上校，兰斯学长……还有，弗恩殿下。

他是一直坚持在费舍星前线，还是早已回到后方了呢？脑海中，帝国的皇太子殿下那张严肃到近似骄傲的脸浮现出来，如此清晰，却也如此坚定和温柔，远远地凝视着他的搭档。

……

对视一眼，两名近身看押的特工有点不安，正要胁着这帝国俘虏前行，却同时一愣。——那个年纪尚轻的帝国少年，虽然最明亮的眼睛被遮掩在宽大的黑色眼罩下，可依旧辨别得出面容柔和，轮廓依稀秀美。





不知道是想到了什么，他一直紧抿着的唇角，泛起了一丝淡淡微笑，衬着他清瘦安静的身影，不像是一个身陷囹圄的战俘，倒像是一个远足旅游的离家少年。

终于被安顿下来，眼睛看不见的时候，耳力就格外清晰。屏息听着身边的各种细微动静，澈苏一一分辨。

舰艇启动的沉闷轰鸣，起飞前的舱门闭合、机械传动的声音。身边两名联邦特工佩戴的电子仪器极轻的电流，还有他们偶尔起身时的衣料摩擦声。

身上的所有镣铐都没有被打开，眼罩更是依旧冷酷地没被除去。没有人和他攀谈，渴了饿了，会有人递过来简易的压缩食物和瓶装流质。

按照费舍星和哥达星的距离推算，这段旅程，应该有四十多个小时。脑海里芜杂一片，澈苏深深吸了一口气，试着抛下烦乱，回忆起脑海中那一长串复杂的数据。

这些庞大的数据信息，是一切厄运的源头，可是他依然不敢淡忘，依然要牢牢地楔在自己的脑海里。一遍遍地背诵着，直到百分百地确定，那条回去南苏星的路径已经镌刻在了他的脑中，澈苏才心神稍定。

那片富饶的神秘资源，到底该以什么姿态出现在世人的眼前，他其实并不确定。可是他唯一确定的一点是，在想清楚之前，他绝不能忘记了回去的路。

……无边的静寂里，时间一点点流逝。

吃了四次东西，肩膀上的伤口也被重新上过药，中途还被要求躺下睡过一次觉。一年多前，无情的帝国皇家监狱中，他也曾经被关了好几天，甚至身上伤痕累累、双手被高高吊起，痛楚远超过现在。可是澈苏却清晰地觉得，眼前的情形，竟然比那时候更加难挨。……当眼睛完全看不见的时候，人的心境会更加容易悲观和绝望。

悄然打量着身边紧抿嘴唇的少年，澈苏身边的联邦特工眼中闪过一丝了然。表面上看，这个俘虏依旧淡定，可看在观察入微的专业特工眼中，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些重要的信息。

从一开始的冷静顺从，到几十小时后的嘴唇微颤，喉结不停地滑动，这个少年的反应，和常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转身离开，这名特工来到了舰艇中的秘密通信室，接通了特定频道。片刻之后，军情四处总管原碧海的脸出现在屏幕上：“怎么样？说说你的评估？”

“原主管，我观察了犯人三十几个小时，他既没主动开口，也没有试图做出不理智的行为。眼罩一直故意不给他取下来，他也没有失控或者焦躁的表现。”

“于是？”

“以一个十八岁的少年来说，他的确比一般同龄人更加坚忍和冷静。”话锋一转，经验丰富的他还是摇了摇头，“不过也只限于此了。在过去的几小时里，他咬嘴唇的次数越来越

多，耳朵听见任何声响都会忍不住倾听——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而已，虽然掩饰得很好，但其实已经开始害怕和绝望。”

屏幕上的原碧海点点头：“按照你的评估，假如想从他嘴里问出东西，需要多久？”

“动用极端的手段的话，他绝撑不过三五天。”那名特工自信地说，“可能更短一些，我观察到他并不是很能忍痛，换药的时候，他和正常人一样，有微微的颤抖和瑟缩。”

原碧海点点头，是的，根据情报，这个帝国皇子的专属机修师，入伍前不过是庄园中打杂的佣人，不可能接受过反审讯训练。直接交给他们军情四处，哪里有逼问不出来的道理呢？

虽然心里对即将展开的怀柔行动不屑，他还是坐在电脑前，重新推敲起接下来的方案和细节。更何况，万一南卓的建议能够奏效，倒也省去了他的麻烦。

忆起南卓上校那略带不屑的表情，原碧海伸手看看自己苍白纤长的十指，嘴角有丝冷漠。

虽然足够冷酷无情，也看多了血肉模糊和惨叫哀号，他依然不太愿意去想象，假如真需要他出手，那个安静漂亮的异邦少年将来可能变成的样子。

终于察觉到舰艇的降落，澈苏心中一阵怦然跳动。本来觉得这旅程越长越好，可现在，不过区区四十个小时，他已经希望早点结束。无论前方是什么，总好过这无边无际的沉默和黑暗。

肋下一紧，他再度被两名特工挟持着，走向了前方。空气从刻板的舰艇循环气流变成了新鲜的空港味道，四周开始有各种紧张有序的起降和对讲机声。

随着车门开启声，身体一倾，他被推上了某辆车中。身边的胁迫松开了，他隐约知道这是通往联邦监狱的交通工具。可奇怪的是，车辆并没有启动，车门却悄然关起。

澈苏微微一愣，那几个联邦特工竟然没有紧跟着上车，身边一片寂静。他忐忑地屏住了呼吸。

片刻的静默后，澈苏蓦然一惊，车厢的前座有人！

前方一阵窸窣窣窣，好像前座上的人隔着座位，向他探过了身子。面上一凉，一只手拂过他的脑后，有人半揽着他的脑袋，解开了澈苏面上一刻不离的黑色眼罩。

“不用怕，车厢里光线很暗。不会伤到你的眼睛。”柔和的声音响起来，带着轻轻的笑意，不是调侃，而是真心实意的欣喜。

猛然睁开眼，澈苏黑亮的眼睛瞪得老大，惊讶无比地看着眼前的年轻男人！

换下了军服，南卓笑咪咪的脸近在咫尺，鼻侧几颗淡淡的雀斑挤在一起，有种懒散而让人心安的味道。

整个车厢里，除了他并没有任何人。惊疑地飞速扫视了一下，澈苏一愣：并不是铜墙铁

